

## 回忆杀

## 哈尔滨人的野餐情结



对于哈尔滨人来说,如果在夏天没野餐过,就像没在冬天打过雪仗一样都不足以谈人生,哈尔滨人与野餐有着说不尽、道不完的渊源。

盛夏的哈尔滨,野餐是家庭活动的一项重要。全员准备,全员出发,带上美食,将

家庭的幸福感全部塞进肚皮里。像这样的野游、野餐活动,每个家庭在夏天都要有几次,还有的是两三家一起结伴去玩。这个场景相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记忆深刻,因为那是他们对太阳岛、对夏日生活、对年轻岁月最美好的回忆,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最浪漫的气质。

野游,其实重头戏是野餐。那时候交通不便,在哈尔滨野游的最佳地点就是太阳岛。哈尔滨的夏天短暂,三五好友、一家人或几家人的聚会,总要领着孩子赶在周末去游玩。每年许多单位也要搞一次野游,地点不是太阳岛就是江北人少水浅的岸边草场,这时候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,其实孩子的心里最盼望的是每人一兜的食物。

哈尔滨人对于野游、郊游、野餐情有

独钟。而这个“野”,其实无外乎是松花江畔、太阳岛上。太阳岛一直是市民野游地点的首选。从小到大,太阳岛伴着一代又一代哈尔滨人的成长,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,许多哈尔滨人成长的照片,总是留下太阳岛、松花江畔熟悉的背景。在小学、初中甚至高中时代,每年都会有春游,有时候学校还会特例安排夏游,带上红肠和面包,还有自家烹制的美味儿,几个人背着帐篷,来到太阳岛上,走累了就吃,吃饱了玩儿:踢足球、捉迷藏、打水仗,甚至就是简单地在草地上摸爬滚打,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有意思。

如果问上了年纪的哈尔滨人去过几次太阳岛,还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,但相信许多哈尔滨人现在依然能清楚地记得,自己野餐时的那片湖边的大草地,和那片蓝

蓝的天空,以及带给自己的美好回忆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,一切都在变,但是野餐在哈尔滨人生活中的地位却始终依旧。从微风送爽的初夏,到凉风轻袭的初秋,约上几个“酒肉”朋友,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,带上简单的餐具,采用原始的烹制方法,来一顿“野”味十足的野餐,充分享受这难得的野趣。野餐是哈尔滨人独特的生活方式,是哈尔滨人特有的情结。

哈尔滨的野餐习俗就像母亲河松花江的水一样,流淌在每个哈尔滨人的血液中,时而轻盈流畅,时而波澜壮阔,这就是传说中的哈尔滨性格吧。

如期而至的消夏好时节来了,何不我带着你,你带着钱,让我们以大地为媒,江水为伴,给生活加点美妙的仪式感,一起开启美妙的野餐之旅。 □孙名

## 老来乐

“越狱”鹦鹉  
驯服记

上个月初,我从花鸟市场上购回一只虎皮鹦鹉。以前听别人说过,虎皮鹦鹉非“等闲之辈”,有着很强的“越狱”能力,非得要关在金属笼子里喂养。

## 待机出逃

因为我不大相信,所以定制的竹笼送来之后,我就将它“囚”在了里头。头两天,它只是烦躁不安,上蹿下跳,未见什么“不轨”之举。一天下午,我正在沙发上打盹,隐约听到一阵阵鸟叫,我睁眼一看,虎皮鹦鹉真的“越狱”,破笼而逃了。

## 出招驯服

幸亏虎皮鹦鹉只在客厅上下翻飞,我费了好一阵时间,才把它擒住。我决定用心理学的方法驯服它:用一根麻绳绑住它的一只脚,另一端线头拴在凳子脚上,然后就把它放在地上。同时不给它饱食和足饮,使其处于半饥半渴状态。这样做是要让它产生一种感觉:如果生活在竹笼之外,就没法吃饱喝足。三天之后,给它松了绑,关进了竹笼,让它吃饱饭、喝足水,使它产生舒服安逸之感,从而安心在竹笼中生活。

## 成效显著

恩威并施,双管齐下,终于见到效果了,从此以后,这只“虎虎生威”的虎皮鹦鹉不再有“越狱”企图了,而是服服帖帖地栖息在竹笼的小天地里。当它每每看到我,就会摇头晃脑且引吭高歌。我呢,也会笑着凑近竹笼旁,和上几声,此起彼伏,妙趣横生。 □杨建明



意见统一 □郑双宝

## 老夫老妻

## 老伴儿的歌声

老伴儿不爱搓麻将,不喜欢打扑克,平时就喜欢哼唱歌、唱唱戏。故而我家时常有歌声传出,在楼道里回荡。

老伴儿唱起歌来,几乎分不出高音和低音,但她自我感觉挺好。洗衣、做饭她会唱,上楼下楼她也唱。一次,她一边做家务一边哼小曲儿,竟忘了炉子上还烧着开水。待想起时,壶里的水都快烧干了。要是再晚一点,这水壶恐怕要变成“黑脸包公”了。

老伴儿的歌声多为随意吟唱,有时轻一句重一句的,甚至缺词少句不连贯,但这并未打消她的劲头。她说:“我唱歌就是为了消遣,唱错了有什么,大不了重唱!”《我的祖国》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,不同的风格,不同的旋律,她都能唱出不同的韵味来。

老伴儿的歌声是性格的展示。她从小性格就开朗活泼,喜欢唱这唱那。那个年代,主要是唱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之类的歌曲。后来,随着改革开放,生活也发生了变化。下班后,她就用借来的磁带不断播放喜欢的歌,

跟着曲调“死记硬背”,学会了不少流行歌。直到现在,一些新歌她也是听听就会。这么多年来,我从老伴儿的歌声中,听出了她对生活的表达,对人生积极向上的表白。

如今,外孙女上幼儿园了,学了不少儿歌。那天,在饭桌上,孩子突然唱起了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唱得有声有色,临了还不忘敬个礼。听到外孙女稚嫩的童声,老伴儿更是来了兴致,她说今后有外孙女陪她一起唱,生活就更有活力了。是啊!这下我们家更热闹了。当她们的歌声唱响时,我一般不去发表感言,只是默默地倾听,静静地欣赏。 □郑立华



## 品味人生

## 旧证书的“药用功效”

人老了,都会有一种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失落感。老友久别重逢,见面的第一句话,多半是“老了,都老了,好像也就那么一晃嘛,咋都老了!”短短一句话几个字,听来让人心酸。

也许有人要说,神龟虽寿,犹有竟时,想开些就是了。其实不然,老年人苦恼人生之短,并不全是对生之留恋和对死的恐惧,更让其想不通的,确是当年的凌云壮志尚未兑现,许许多多想干的事还没来得及干,一眨眼就老了,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。

壮志未酬心不甘!实话实说,我每每独坐家中,此种念头便会时常袭上心头,以致若有所思,心神不宁。有一次因为心里憋屈得厉害,想找点事转移思绪,无意中翻出那些旧证书,逐一浏览,竟如服良药,压抑的情绪平缓了许多。自此之后,但凡心里苦闷时,就会鬼使神差似地去翻看那些旧证书,以求慰藉。

也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证书,应了“敝帚自珍”这话,便一直保存了下来。这些旧证书中,除了遗失的初高中毕业证书外,这些证书有自学高考的毕业证,有从初级到高级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,还有专业技

术论文和业余文学创作所得的一些获奖证书。

这些证书曾在我工资晋级、职务聘任中起到过重要作用,也为我赢得过许多荣誉和掌声,但在退休之前,我从来没有在他人包括自己家人面前展示过,也基本上没有翻出来自我欣赏过,我只是把它们藏在一个比较安全、方便的地方。因为我知道,人的内心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;因为我明白,一切自我的倾诉,反而会会引起炫耀的怀疑;因为我一直以为,自己还有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,所以一直在自我告诫要谦虚沉稳,激流勇进,争取闯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可是谁知道,不知不觉中我已是“壮士暮年”,想振翅腾飞是不可能的了,那些旧证书也已随之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。令人怪异的是,也就是那一次的偶然,一开始也只是想重温一下昔日的“辉煌”,来一点孤芳自赏、自我陶醉罢了,谁知道却是歪打正着,这些早已失去利用价值的旧证书竟成了“良药”,缓解了我的心病,真是人生之财富啊。

也许有人会说,旧证书上就那几个干巴

巴的字和冷冰冰的图章,有啥好看的,更别谈“药用功效”了,倒不如把旧照片翻出来过过目,兴许还能捕捉到许多美好的记忆,让自己开开心。

其实不然。旧照片的确内容丰富,阳光喜庆,有人像,有风景,还有亲朋好友们熟悉的身影和笑貌,但那毕竟是平面的,平面的东西缺少内涵,也只能如浮光掠影拂面而过,激发不出对人生深层次的追忆和思考。

旧证书就不一样了,是立体的,它们能证明自己曾经努力过、奋斗过,因此就能重现出自己一生中经过的一个个激流险滩,留下一个个实实在在脚印;与此同时,历史风云、亲情友情、顺利挫折、悲欢离合也都会活脱脱地呈现在自己眼前,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遍。

如是,不仅能清晰地审视自己一生中的得与失、曾经做过的正确的事与错事糗事、宝贵的经验与沉重的教训等,以便规划好自己的余生,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虚度年华而悔恨,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,心里也就欣慰得多、轻松得多、开心得多了。

旧证书真有那么灵吗?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体验,您不妨试试。 □朱正安